

是漢人，也是原住民

朱雅君、劉育豪採訪

大利安·拉夫拉斯 (Djaljian · Lavalase)，漢名：辜正平 (父親)

大利安·娥拉庸 (Djaljian · Elayum)，漢名：賴淑芬 (母親)

大利安·古義 (Djaljian · Kuu) (Djaljian · Kuu)，漢名：辜睿康 (大兒子)

大利安·歌樂兒 (Djaljian · Ngedrer)，漢名：辜睿恩 (小兒子)

*以下簡稱這一家為「大利安貴族世家」

「大利安·古義 (Djaljian · Kuu) ！」

「大利安·古義 (Djaljian · Kuu) ？」

課堂上老師聲聲呼喚，卻不見有人舉手，過了一陣子，一個怯生生的聲音發出，緩緩舉起雙手說「又！」，害羞得不敢抬頭。

這是大利安·古義 (Djaljian · Kuu)，剛改成母姓的第一個星期，在學校常見的困窘情況。國小二年級以前的他，原本跟同學一樣，名字都是三個字—辜睿康，突然，名字變成五個字，讓他好不習慣跟同學之間的差異，直到……他跟他弟弟發現這是跟人互動很好的溝通橋樑——因為每個人都對他們的姓氏感到好奇，覺得有趣、特別，慢慢地，他們也開始喜歡起自己擁有如此獨特的姓名，不但可以成為目光焦點，也很方便介紹自己呢！

他們兩兄弟「是漢人，也是原住民」。他們有外省爺爺，跟他們分享中華文化，同時，他們還有一個部落老家，那兒有一大票的家族親戚朋友、兄弟姊妹，可以一起在山上盡情地玩耍，學習部落的文化、語言，雖然不是完全都懂，但是他們知道這是媽媽長大的環境，也是他們從小生長的地方。

訪談前的信件往來中，問到讓孩子從母姓的原因，辜正平先生回說：「我當

初願意讓兒子取原名，是希望他們知道自己的根在何處！」到了正式面對面採訪，辜正平先生一家四口更是神采奕奕。說到讓孩子從母姓的主要考量時，辜先生娓娓道來因為自己是外省人，礙於職業因素，無法回中國大陸尋根，這種「失根」的莫名惆悵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要面臨，因此，讓孩子從母姓，改成原住民姓氏（以下簡稱「原名」），對辜先生夫妻檔來說，非常非常重要——讓孩子知道自己的生命根源、母土文化為何，是他們協商後同意讓孩子從母姓的最優先原因。不過，辜先生夫妻檔考慮孩子是否從母姓的協商歷程，卻非我們所想像的嚴肅，甚至有過鬥爭，而是一個經由討論、互動、瞭解之後，慢慢成形的決議；不管大人、小孩都很能接受從母姓之後的生活狀態，並且對於外界的疑問都有相當合宜的回應方式。（以下開始使用原名指稱這一家。）

很有趣的是，對於孩子的命名，這對夫妻在剛結婚時，其實並沒有想太多，僅僅順應著傳統，讓兩兄弟從父姓：辜。新婚後的他們生活在部落，辜先生因此有機會融入原住民環境，接受部落文化的洗禮。原漢通婚雖然有文化差異，但同樣講求門當戶對，由於大利安·娥拉庸（Djaljian·Elayum）家族的部落階級地位是貴族，於是當時也幫辜先生取了個原住民貴族名字——大利安·拉夫拉斯（Djaljian·Lavalase），賦予他貴族身分。半信半疑的辜先生透過文獻考察才知道「那真的是地位很大的頭目姓名！」，原來部落的命名確實是跟家族狀態有關，有其源頭可以追溯。

在大家族出身的大利安·娥拉庸（Djaljian·Elayum），之所以跟丈夫提議讓孩子改原名，她說：「是對原住民文化認同很深的原因……由於我們家族比較大，我嫁給我老公之後，大姊偶爾會對我說：『妳都嫁給平地人了』，怎麼（讓我感覺）好像要被拔根？好像要離開原住民環境？我不想要被排除在外，只是這麼簡單，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，而是不要孩子忘記自己有原住民的血統，不能不知道自己是誰！」

再者，求知慾強的她報名夜校念書時，無意中發現具有原住民身份可以有比較便宜的學費。她使用了這兩點理由：一是文化認同，二是原住民補助，跟丈夫

談孩子從母姓的事。討論時程不算久，夫妻倆就有了共識要讓孩子改為原住民姓名。娥拉庸說：「其實，孩子一生出來，我媽就給他們取原名了。小時候他們在山上生活，我媽都叫他們原名，我老公也是被叫原名啊！」

討論改母姓的過程中，拉夫拉斯曾經打電話詢問他花蓮的同學：「欸，原住民名字很長耶，這樣好不好？」「同學說很好啊，他孩子的同學也有取原名的，名字很長，大家也都蠻喜歡！」

到了戶政事務所改名時，因為名字很特殊，恰巧有從原名改成漢名的原住民在一旁警告：「原名在漢人社會很不方便啦！」拉夫拉斯心想：「可是名字有方便不方便的這個問題嗎？那外國人名字更長，不就更不方便？所以我們還是改。老大改了之後沒多久，老二就跟著改。兩個孩子原本都是取漢名，後來全改原名，分別叫做：大利安·古義 (Djaljian · Kuii)、大利安·歌樂兒 (Djaljian · Ngedrer)。」

改名之前，他們一家慎重其事地請部落教會執事，協助將名字翻成中文，看了喜歡才確定改。拉夫拉斯說：「一個是『古義』，諧音台語的老實，一個『歌樂兒』，能歌能歡樂，很好啊！」他們大人喜歡，兩位兒子的接受度也很高；被詢問是否造成困擾時，全家人直搖頭說：「真的沒什麼困擾。」不過，拉夫拉斯說：「只是漢人會很驚訝，漢人社會直覺反應都是：是否因為原住民的福利好，才要換原名？」這讓拉夫拉斯覺得這是種誤解，他就常開玩笑回應朋友：「如果真的福利好，我希望原住民福利從幼稚園就開始給！」他繼續說道：「我覺得，福利是一個錦上添花，但是真正的初衷，我個人就是缺少『根』，我是外省人，爸爸從中國大陸過來，也過世了，我無法溯源，所以我不希望孩子有這個遺憾，他們如果可以找到他們的根，那就取原名。」

另一方面，拉夫拉斯的父母態度很開放，並不介意什麼姓氏命脈的傳承或是後代的性別。「不管姓什麼永遠都是我小孩！」拉夫拉斯豪氣說著。要是有人看到孩子的姓名後特別問起，他總是很大方回答：「對啊，我孩子是原住民！我也有原住民名字喔！」

自嘲加入部落「入贅協會」的他，同時影響了他太太的表妹夫，也同意讓表妹的小孩從原名。娥拉庸補充：「表妹婚後生出兩個小孩，看我們都改了，覺得還滿不錯的，於是跟她先生討論，她先生就說『表姊夫都接受了，我幹嘛不接受？』，剛好兩個人都是家中的長子，說話比較大聲，別人無法反對啦。」

當天的採訪，是「大利安貴族世家」第一次這麼完整地說出他們讓孩子從母姓的故事。大利安·拉夫拉斯（Djaljian·Lavalase）最後說著他很慶幸有開明的父母、親戚，沒有命脈傳承包袱，對他來說，不管孩子姓什麼，永遠都是他的孩子，而且讓孩子認識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，知道自己的根在何處，是相當重要的。對拉夫拉斯而言，這無疑也像是打開自己生命的另一扇窗——因為娶到了一位好老婆，有幸融入部落的生活，擁有原住民姓名，多了好多家人，以及「入贅協會」的許多兄弟們；加上他自己會做很多功課去認識去瞭解，進而認同、尊重部落文化，世界因此變得更加寬廣。

對於大利安·娥拉庸（Djaljian·Elayum）而言，孩子從母姓代表著她不會隨著婚姻而與家人斷絕關係——她用她的行動來力抗「嫁出去的女兒等於潑出去的水」這種內外區隔的傳統思維，反倒擴大家族成員、強化更多連結，山上山下一家親；即使現在住在平地，但只要有空，或有任何部落慶典、家族活動，「大利安貴族世家」絕不缺席，更深一層的文化就這麼扎根於年輕世代身上。

對於兩位可愛的小帥哥來說，原漢混血的身份就是這麼自然，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漢名與原名，他們同樣地喜歡，因為這些名字都是祖父母對他們滿滿的愛與祝福。

愛與祝福的印記，讓他們深深以擁有如此獨特的姓名：「大利安·古義（Djaljian·Kuii）」、「大利安·歌樂兒（Djaljian·Ngedrer）」為榮——他們是漢人，也是原住民。